

病人：因为我有我不能解释清楚的疾病，肌肉绷紧的疼痛，在肩膀、脖子、腿、脚呀，我进行了所有能够想到的治疗，但至今没有缓解。所以事实上这个地方是我最后的选择，假如我在这里都没有治好，那也就再也不能好了（笑），所以我就来了这里。

治疗师：您有很长的疾病史了？

病人（点头）：有些年头了，我估计。

治疗师：多久了？

病人：病人深呼吸，其实是从11岁开始，11岁。

治疗师：从11岁开始的

病人：是的，我有的身体上的不适，是从头痛开始的。就是偏头痛。这样持续到了15、16岁的时候，那时我中学毕业了。我不能过得很好，因为我的头痛。这样我就工厂里工作了一两年，接着我服了兵役。在那里，我想怎么就怎样的表达（笑）。这样，我变好了一些。

治疗师：在军队里您的情况变好了？

病人：是的，我变好了，就是这样的。

治疗师：您能表达自己，您这是什么意思？

病人深呼吸：从身体上和也.....我当时离家很远，我认为这其实已经是我的问题了。是（停顿）

治疗师：我可以问您吗，您现在出汗了，您是这么快的疲劳吗？

病人：我一直都出汗的。

治疗师：您出汗？

病人：这也是我的一个毛病。我根本不累的或者我.....

治疗师：哦

病人：我就是这样的出汗（取手帕）

治疗师：因为这是很费力的，或者您有什么看法？

病人：我在这里14天了，我想，我今天回家，我想给我的孩子带一些礼物。我现在已经是去商场3个晚上。我不知道，这就什么，去买什么，到底是什么，接着我，直接的穿行而过，这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假如打招呼，“您能帮我吗？”我不知道用什么，接着，接着我的毛

病就出了，我的想法就这样了（笑，擦额头的汗）

治疗师：因为它是您感到很费力，或者因为它和害怕有联系呐？

病人：我想与害怕有关，我不能确切的形容它。

治疗师：对您来说，害怕是这么容易的？

病人：是的

治疗师：您感到很害怕，有的时候也会很惊慌吗？

病人：我称他更多的是不安全

治疗师：偏于不安全

病人：是的

治疗师：您更多感觉到的是身体上的症状？

病人：是的

治疗师：您能够形容一下吗，您到底感觉到了什么？

病人：我的身体症状？

治疗师：身体上，对，例如，您现在站在商场里，接着您感觉一下，您就冒汗了.....

病人：是的，我没有身体上的不适，只要我不超过2到3分钟的在那呆着，当我不和人说话的话。接着我就会有莫名其妙的背痛。接着我就必须靠墙站着，或是坐下来。但真的是身体上的不适。其他的不舒服，不是在这样的情形之下的。其实这只发生于工作上的，当需要发表意见的时候。我现在说的是，肌肉，这的，在大拇指的，我是汽车技师，时常需要敲打的，当我拿着锤子出来，我的同事也已离开了，敲打3、4下后肯定会飞出来，接着我就没有力量了，（摇头）我必须要用另外的手接着，就是这样的。

治疗师：接着飞出什么，它是抛出来的？

病人：是锤子（笑）

治疗师：是锤子？

病人：就是锤子。

治疗师：您抛出它的？

病人：我没有这样的感觉，没有，但是它就这样从手中飞了出去，

治疗师：这样它就从手里飞了出去？

病人：是的，因为我没有感觉了，我的想法是。这，就像所说的，我是汽车技师，我想.....我在2001的12月曾做了瓣膜手术。正常来说，这会恢复健康的。但是这、这，在那以后，他根本没有恢复，就是那个时候，让我来说，从那时起我的情况变得更糟，而不是变好了。

治疗师：在哪里手术的？

病人：在布鲁塞尔

治疗师：布鲁塞尔

病人：是的（擦汗）

治疗师：您也说了，您在荷兰出生的。

病人：我是荷兰人

治疗师：您是荷兰人？

病人：是的，我住在卢森堡

治疗师：您住在卢森堡，您现在来到了这里，到了海德堡？

病人：笑

治疗师：怎么过来的？

病人：我的小姑娘，我兄弟的妻子，她住在我们卢森堡那里，她在卢森堡为青少年和药物方面的帮助而工作，她有个精神病医师，现在我在那里治疗，通过这样的关系，我的小姑娘在德国也做格式塔治疗。这样的课程。这样我们就又来到了这里。

治疗师：这是您的首次住院治疗？

病人：是的

治疗师：是心身性的治疗？

病人：是的

治疗师：长程的？

病人：是的。

治疗师：好的，我们刚刚说了您的生病的经历，您也说了，您去了军队，这样不适就变好了。

病人：是的

治疗师：接着怎么样了？您在军队里多久？

病人：我在军队里7年。人必须在那里签订协议，五年的、八年的或者十年的，也能延长合约。这样我就做了7年。接着我觉得够了，因为我想自己做一些事情了，就是为我自己。五年之后，我得到了补偿费，接着我们说，我们去了卢森堡，在那里我们碰碰运气。我们在那里买了农场。

治疗师：我们指谁？

病人：我的妻子和我。我们那个时候还没有结婚。但当人想在国外买房子，最好还是结婚了。当然，经济也会好一些。（深呼吸），我们买了一个旧的农场，我们改建了马棚，让青少年过夜。就是青少年俱乐部，那里有75张床和厨房，还有休闲室。这应该是我的新生活。（笑）

治疗师：噢。

病人：恩，只是白日梦了（笑），这运营的其实不太好。我们不想把价格定的很高，这样人们能够过来，这是为任何人开放的，不是对条件较好的人，是的，接着，我就又开始工作了，因为人不能为此而支付的，就是这样的一点……

治疗师：做了汽车技师？

病人：是汽车技师，我是在部队里面学的，我没有描述它，当它事实上是这样的，当人学了什么，人就的去做什么。

治疗师：噢

病人：自然特别是在国外，这自然不是那么简单的，做一些别的事情。并且我想了，我现在做到了青少年俱乐部，这样我就能全心的投入进去了，就是为此感到很骄傲，我的梦想一直都是与青少年或是与小孩子有关的工作，这就是我的梦想，为此去实现它。

治疗师：当有这样的白日梦的时候，您过的很好，这样的梦想还存在着和生动的。

病人：是的，我的妻子开始的时候在荷兰的，在开始的3年，就是从84年到87年。就着她怀孕了，也就到了卢森堡。

治疗师：您现在这样回答了，似乎您过的很好，当您的妻子在荷兰的时候。

病人：不，我不是这样意思，不是的，不是的，我真的为周末而高兴，等她的到来，就是每个周末她都坐火车过来，这样我就去接她，因为这样要穿过整个比利时，而且还有树林，从卢森堡到这要几个小时的时间。

治疗师：但是对您来说，从84年到87年是很好的时间，那时您试着证明自己的存在。

病人：因为我不管怎样都尝试了实现自己的存在，这是我所希望的。

治疗师：是的

病人：因为没有足够的钱，就是发生了经济问题，很明显的变糟了，我的妻子那时是唯一上班的。

治疗师：是的。

病人：我们用那些钱已经买了房子，就没有那个多钱了，之后还要翻新。

治疗师：恩

病人：接着就是“或者，或者”的生活，我们就打算吃什么好的，或者是把窗子翻新，是的，我们就选了窗子，是的，就是这样事情，有的时候必须有优先权，但有的时候，也会做出错误的决定。

治疗师：恩

病人：无论无何.....

治疗师：接着您的疾病怎么样了？

病人：（深呼吸）其实它在整个过程中都存在。直到我其实.....我呼吸到越来越少的空气。真的，我的父亲总是问，我到底在叹息什么（用鼻音）。真的、真的，也许这一切对我来说太多了，噢，这不是.....但是，但是，我就是不能呼吸到足够的空气，我其实就是这样，从来没有得到足够的空气，就像我现在这样。

治疗师：恩

病人：现在我在一堆乱麻里面迷失了。

治疗师：您刚刚说了，这些年一直保持这样的，直到那个瓣膜手术。

病人：是的。

治疗师：就是这样的？

病人：是

治疗师：您一直都是这样的，就是所表现的是，您一直都有空气紧迫感？

病人：是的，

治疗师：还有什么不适持续这么多年。

病人：很累。

治疗师：疲劳？

病人：疲劳，是的，我的妻子经常说，假如我不再有空气，我们就应该搬走，我们应该再回去，我们应该，无论什么，就是因此应该做点什么。我一直都想，我再等一等，我一定会变好，而这就是下降的过程，就是这样，就是很虚弱，.....

病人：但是这没有作用，就是这样的，就是越来越糟，但是不会自己意识到，开始的时候当然不是这样，我一直很注意，通过妻子和孩子，爸爸很累，一直都很疲劳，没有什么兴趣了，其实我是一个很乐天的人，从我的角度来说，我很喜欢胡闹，除了与孩子们，但是我的情况一直在变糟，乐观的成分离我而去了

治疗师：您的孩子多大了？

病人：最小的11岁，女儿13岁，大儿子15。这没有那么简单。

治疗师：这个两件事情吗？

病人：这对我很难，我不能帮助他们，他们的学习，现在我半年呆在家里，病假，现在我都帮助他们了，我的时间都为他們了，我显然很高兴，我能在家，其他人这么说，不是因为我病了，而是因为我呆在家里了。

治疗师：恩

病人：但另一方面，也添加了家庭的负担，这么多的，我曾没有注意到，但是在最近的14天，我听到了，孩子们又在胡闹了或是.....老大一直坐在我的身边，也很累的样子，我就很害怕，一个15岁的孩子，就成天的疲倦感，但是我认为，是我使得整个家庭陷入了困境，无论如何。

治疗师：所有人都很累。

病人：是的，我的最终的劳累，就是这样的原因，为什么我这样长的时候来到这里

治疗师：恩

病人：因为我身体上，没有发现任何的不适（深呼吸）

治疗师：我也想问您的，很可能您现在接受的是，您这么多年的呼吸紧迫或是疲劳，头痛，您很可能已经过检查，没有发现身体上或是器质的病变

病人：不是，不是

治疗师：除了这个瓣膜，这是唯一的。

病人：是的，是的，

治疗师：恩，您发生了什么，您自己认为什么？

病人：在过去的14天里，我在这里，其实我完全的糊涂了。

治疗师：噢

病人：是的，就是，我一直自己说，一定是什么机械上的什么，我服用错误的药片，或是错误的手术，就是这样的转来转去（笑），但我一直在寻找着机械上的，我寻找着什么。

治疗师：是身体上的缺陷？

病人：身体上的缺陷，哦，我是汽车技师，我寻找机械上的。

治疗师：噢

病人：（笑），我指，举个例子，比如当汽车不运行了，接着必须，必须找到什么，假如没有找到，那么就的报废，或是接着找，直到找到。

治疗师：是的，但是，汽车没有思想的，人可以思考，是的，人是有想法的。

病人：是的。

治疗师：那您现在怎么样？您迷惑了，您现在不再这样认为了，您能找到什么器质的，还是其他人说了什么？

病人：我想说，我身体上的不适减少了。

治疗师：是吗？

病人：我仍然还有背痛、手，现在仍然痛，但是我感觉上不再是像以前那么严重了。

治疗师：什么使您迷糊了，为什么您感到迷惑？

病人：可能是，我精神上，或者不是很有秩序，噢，就着这个让我迷惑了。

治疗师：这是您第一次，在过去的14天里，一直考虑的，您可能有精神上什么？

病人：是的，我在家做家务，整理床，我一天都，我们有马，我们有狗，有猫，这些，我整天都做着什么，我从来没有安静下来，想，现在可能是什么，我到底拥有什么，我只说了，我打扫卫生，但不包括床下，因为我有背痛。现在我也不整理床了，因为我有背痛。

治疗师：恩

病人：现在我想，这变得简单了。这就安静了，这就是我现在拥有的，或者为什么，因为什么，为什么我，因为其他人是这样的多，（鼻音），这让我迷惑了，直到现在那些其他有病的人，真的有病的，服用阿司匹林不能走路的人，或者.....

治疗师：真正病的，指的是身体上的？

病人：是的，

治疗师：精神上的病，不是真正的病？

病人：这是通常的方式能够痊愈的，这有赖于，我认为，所发生的事情。

治疗师：恩，那到底可能是什么，您有什么想法，精神上发生了什么，什么能造成您的疲劳和没有兴趣？

病人：这也是因为，什么让我筋疲力尽，我一面说了，这已足够了，我够了，我受够了，为什么人为什么要受苦？对我来说，这就是受难，当身体不健康的时候，当我不能完成所有的时候，马把马圈弄坏了，我不能完成把木板钉进去，在家里，我必须对孩子说，“帮我一下”，我一直都是自己来做这些的。因此也会说，这还有意义吗，当人不能如此的时候.....

治疗师：什么事情都有意义？

病人：就是。

治疗师：继续活下去，对吗？

病人：是的。

治疗师：这样，您也时常的想，不活了？

病人：必须有活的意义，无论怎样的一个意义，可能这也是我的病。

治疗师：允许我再问您一下，有没有一些时候，您有得时候想

Interview Prof. Cierpka

病人：（点头）好

治疗师：不再值得活下去？

病人：是的，曾经有的。

治疗师：您曾经尝试过自杀吗？

病人：没有，没有

治疗师：您很想这样？

病人：（深呼吸）我想，人已经很想这样了，当他这样想的时候。当人整体上有这样的感觉，很爱自己的家，他不想让他的家庭受损，我的孩子和妻子都在那，他们也知道这些。

治疗师：您这样的怀疑过？

病人：是的，很清楚。

治疗师：您这样的情绪低落，这样的消沉。

病人：因为我现在这样的迷惑，真的，因为我自己都不了解自己

治疗师：您是不是有这样的印象，现在这样的都积累一起，你更宁愿更加的抑郁。

病人：我时常的会想，那些病友，他们遭受着同样的，自然的，自然看到别人的痛苦，这样你就会想，我的情况不是那么糟的，这样看来。

治疗师：我能问一下，您现在多大了？

病人：45

治疗师：45岁，您和您的妻子是在服兵役之前还是在服兵役的时候认识的？

病人：我15岁，她14岁

治疗师：是

病人：我们就认识了

治疗师：在荷兰？

病人：她在我的一生里都认识我（笑），

治疗师：在中学里？

病人：对，在中学的时候

病人：她很了解我，我没有什么.....我不能在她面前有什么隐瞒，她能通过我的眼神、我的动作完全的知道我的想法，这对我很有帮助，真的，帮了我很多。

治疗师：她很支持这些？

病人：是的

治疗师：这也可以说，她同甘共苦？

治疗师：是的，整个家庭。他们都感受到了，特别的为我，这样让我感到痛苦，我不想他们和我受苦。

治疗师：他们受您而累，就是说，以您为中心？

病人：当我疲劳的时候，他们都会做到我的身边.....

治疗师：夫妻关系也因此而受累了吗，通过疲劳？

病人：没有，其实更加的牢固了？

治疗师：彼此之间的关系？

病人：共同的关系，是的，真的是这样的

治疗师：性生活呐？您说的没有兴趣，这个也有一定的作用吗？

病人：是的，对我而言，这是相互联系的，这当然是gefühlsbedingt,噢，就是.....

治疗师：您与妻子之间还有性生活吗？

病人：很少，太少了

治疗师：少是什么？一周一次，还是一个月一次？

病人：每月两次，而且都是由她而起的。

治疗师：恩，这也是问题吗？

病人：不是，完全没有问题，这样的事情在很久以前就是这样的，（鼻音）这已经约定俗成了，性生活从来都不是我们之间的问题。可能会好一些，但从来都不是问题，我们能这么形

容。

治疗师：因为它从来对您都不重要，就是说？

病人：不重要的

治疗师：对您的妻子，也是，对您也是不重

病人：不重要的，就是的，就是的

治疗师：恩，您曾经表示过吗，您变好了，在您离家之后？

病人：是的

治疗师：是吗？为什么，为什么您变好了，在您离家之后？

病人：其实我想很自立，我曾经是六个孩子中最小的。

治疗师：恩

病人：所以就看到了很多远走高飞了，结婚了或者去读大学了，或者，就是得，因此我其实只想离开，我从来没有从父亲那里得到什么，在现在看来，我说的是，就像很好的关系，我们没有很坏的关系，但是那种父子关系几乎不存在，比如说，“好的，我们来一起做什么”就是这些。

治疗师：您能形容一下您的父亲吗？

病人：（鼻音）他是村里的警察，我们曾住在乡下，他是警察，他一直是整个、整个村里的楷模，他一直从外表来规整自己的行为，从内里也是。但是，我的外在表现，也是一直被规整的，就像不允许去踢足球，或者，在周日的时候，真的是限制，我们不能像孩子一样的互相玩耍，我的父亲在那，我的母亲也在那，他们彼此又开始争吵了，我们就在那里远远的，在我童年从来没有过快乐，就是这样的，看起来……哦……

治疗师：他是这样的严厉，父亲？

病人：严厉？是的

治疗师：也很独裁？

病人：是的

治疗师：有过惩罚吗？

病人：（鼻音）有的，但只是精神上的，只是精神上的？

治疗师：只是精神上的，没有棍棒的？

病人：没有、没、没有、他会对你的缄默不语，就是这样？

治疗师：他能对你的缄默不语？

病人：噢，这是感觉，恩，当他2、3天没有与你说话，这就很糟糕了，扇耳光更好一些，我认为

治疗师：恩

病人：我没有经历过，身体上他从来没有过，用手碰过，他已经正确了（笑），这样看来

治疗师：这样看来？

病人：这样看来，但是我认为，作为孩子更喜欢耳光，之后一直都做好，接着还可以交流。

治疗师：但是他能实现，能影响您，就是说，他很可能对您来说很重要。

病人：恩

治疗师：因为您很渴望，他重新和您说话？

病人：恩，是这样的

治疗师：假如它对您是无所谓的，

病人：不可能

治疗师：您从来没有遭受这样嘛？

病人：是的，已经遭受了。

治疗师：恩

病人：很确定的

治疗师：哦，父亲对您来说

（鼻音）

治疗师：一位很重要的人

病人：是的，什么是重要呐？母亲也很重要，她是很可爱的，能够依偎她

治疗师：不能在父亲的怀抱里，依偎吗？

病人：不行、不行

治疗师：让人依靠、感受温暖？

病人：没有

治疗师：安全？

病人：没有

治疗师：信赖？

病人：没有，这些我在母亲那里寻求了、找到了、得到了，哦

治疗师：但您是六个中的，您必须和其他的人分享，对吗？

病人：我是最小的，这更简单一些，我想

治疗师：您们之间相差几岁？

病人：（鼻音）噢，每个人之间2岁

治疗师：是吗？

病人：是的，很规整的

治疗师：您是最后一个独自在家的？

病人：是的，

治疗师：当他们离家后，您是唯一的，接着父母就独自在家了？

病人：是的

治疗师：但您已经有了女友？

病人：是的

治疗师：您怎么形容您的女友？

病人：我的妻子.....她是我所拥有的所有，其实，我不能找到比这更好的了，她为我做了所有的，我们同感共苦，我们之间从来没有因为彼此而失望，不论和谁、现在的问题、与我是与她的父母，或者与兄弟姐妹、或者.....她一直都很坚强

治疗师：她很坚强？

病人：是的，

治疗师：什么使她这么坚强？

病人：（深呼吸）她很自信，她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很聪明，我认为，她不是那种权威，噢，我自己形容不好，我不知道

治疗师：她和其他的女人有什么区别？

病人：她和其他女人有什么不同.....您可以问问题，好吗？当14、15的时候，只是友情，没有爱情，那是初恋

治疗师：恩

病人：随着年纪这样的感情逐渐的加深，（深呼吸）通过她的过去，她很显然的封闭了

治疗师：恩

病人：噢，其实我也是一个不合群的人

治疗师：您的妻子在她的家里被强奸了？

病人：是的

治疗师：被父亲？

病人：（点头）.....

治疗师：这还影响着她？

治疗师：您能对我说一下，您感觉怎样？这泪水代表什么？

病人：（鼻音）.....这只是愤怒，哦

治疗师：对父亲的愤怒？

病人：是的

治疗师: 那您为什么哭了, 当愤怒出现的时候?

病人: 软弱无力

治疗师: 软弱无力? 软弱无力的愤怒?

病人: 是的

治疗师: 不能对此做任何事情?

病人: 不能

治疗师: 您会做什么, 假如您能的话?

病人: (深呼吸)

治疗师: 什么出现您眼前, 您会对这样的人做什么?

病人:好的, 对他缄默不语(笑)

治疗师: 缄默?

病人: 是的, 我现在所做的, 噢, 我其实从我父亲那里得到了疼痛

治疗师: 是吗?

病人: 我就这样对他

治疗师: 这就是您现在的武器

治疗师: 对您的岳父?

病人: 恩

治疗师: 它有用吗?

病人:它是, 这一年, 她的妹妹也自己发现了这个, 就是两个女儿(深呼吸)。这一年, 那是去年, 也离开了家, 不仅是我的妻子, 还有她的妹妹和她的姑姑, 都与整个家族断绝了关系, 认为, 没有比这样更有病的

治疗师: 恩

病人: 这看起来是这样的, 但是它很让你受伤, 这曾你理解不的, 哦, 没有看到, 因为我现在知道了(鼻音)。2年的影响, 那曾是, 她曾对我, 所有的一切, 我的妻子都保密了, 她的

妹妹也是。她们之间也不知道的，最后去年，通过这个，我妻子的妹妹也进行这格式塔的治疗，这样，人要完全的彼此靠近，因此一切真相大白了，究竟发生了什么。

治疗师：现在您认为，您自己也能走进去感受您的妻子，对吗？

病人：是的

治疗师：从受害者的角度，对吗？

病人：是的

治疗师：您自己也这样的形容自己，您也像是受害者，因这么多年的不适，从11岁开始您，您就开始了这样的不适感？

病人：是的。

治疗师：就像您的身体对您所做的，真是他想的？

病人：是的

治疗师：您对此无能为力。软弱无力的，只能去看，什么发生了

病人：是的

治疗师：这就是仍旧的对父亲的软弱无力？

病人：（鼻音）我不认为，我能.....

治疗师：这个问题就是，您自己让自己感受到，似乎他对您缄默，您感到了软弱无力，对此事是无能为力的？

病人：是的，那是不可能做任何事情的

治疗师：还有母亲呀，可以去找母亲说：你不能和他交流，他让我无能为力.

病人：她站到，她从来没找到我们之间，只是在他的背后

治疗师：她一直站在后面，您是这样经历的

病人：没有肩并肩，而是先后的

治疗师：假如这发生了，母亲就会这样

病人：“父亲是对的”

治疗师：是这样，那您真的一直体验着，您是完全的孤立了，其实。很孤单，没有其他人，其他的兄弟姐妹发生了什么，五个兄弟姐妹？他们当时在哪？

病人：他们每个人都找到了自己的出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方式

治疗师：每个人都尝试着自己，无论怎样

病人：（点头）

治疗师：恩，没有联系吗，您没有体验到？

病人：没有，完全没有？

治疗师：在兄弟姐妹之间？

病人：没有，我从没有得到过，我必须这样形容，没有像我的妻子和她的妹妹一样

治疗师：是的

病人：那是，那时完全不一样的联系，我认为，当然这也是因为，她们两个都是受害者，她们彼此感受着，我这样看。

治疗师：是的

病人：无论怎样

治疗师：但是最少.....

病人：建立联系，哦（深呼吸）

治疗师：建立，最少和他们有关的，是的。您自己很，更愿意被独立，不是，是更孤单的，其实

病人：以前，可能是的

治疗师：以前？

病人：是的

治疗师：现在通过妻子，不再了？

病人：不了

治疗师: 因此, 您有了您的妻子, 您有了这样的感觉, 有人在您的这边的

病人: 是的, 我觉得我们是很好的团队, 噢 (停顿)

治疗师: 您能.....理解, 我一直都没有您妻子完整清晰的形象? 我明白了, 她, 她发生了什么, 我理解, 她说的, 您在与她感同身受, 她是很聪明、很可靠的妻子, 是的, 这是我理解的。尽管如此, 一直让我很难, 形成一个轮廓, 您能理解吗, 这让我很难 (停顿)

病人: 她是一位, 她很简单, 很显然的诚实, 她为整个家庭做着一切, 她一直在尝试, 也为了我他一直在想最好的, 她读了所有的有关治疗的书籍, 或者, 她一直在为了我而寻求着, 你缺什么, 她也是我来这里的原因, 为什么我在这里。

治疗师: 恩, 她一直为您很操心

病人: 是的

治疗师: 您得到了她的关注, 这也许也是您一直所希望的, 对吗? 她为了您而活?

病人: 是的

治疗师: 尽管如此, 我还是缺少一些, 我认为, 一些边角材料, 它听起来, 这一切都是很积极的, 有什么您认为是妻子的边角材料的? (停顿) 有什么冲突, 您与您妻子之间的冲突?

病人: 最多的是因为孩子

治疗师: 因为孩子?

病人: 是的, 因为我, 我一直都很容易让步, 因为我很讨厌, 为了自己而吵架

治疗师: 是吗?

病人: 因此, 他们知道的, 这些孩子当然知道的 (笑)。当什么, 由什么要求, 比如考试必须签字, 那些不是很好的 (深呼吸), 他们更愿意求助于我, 那时理所当然的。就是的, 就是的。

治疗师: 但是您更愿意从自己角度来讲, 您现在不是说, 您的妻子有时候对他们太严厉了, 而是说, 我太迁就了

病人: 是的, 她是中学里的老师 (笑), 她, 她自然必须那个样子, 但是对于孩子, 看上去, 他们给了最好的, 孩子们也学到了足够的, 我认为。接着但根本不像应该的那样起作用, 是的, 但是他们还很小, 这都是小事情, 不是什么大问题, 这些是我们有的。

治疗师: 有什么情景, 在您和您的妻子之间的矛盾, 关于孩子的学习成绩或者.....在脑中, 您有什么印象吗?

病人：事实上没有（停顿），其实没有，什么特别出格的，她觉得孩子们太容易满足了，她给他们定的标准很高，我认为。

治疗师：噢

病人：她，她在做一个培训，其实是一个美国在大学的培训，我记不起什么名字了

治疗师：恩

病人：但是那时一个美国大学的为了继续教育的，那是用英语进行的，她每周三次去卢森堡城里观看，这需要80公里的路程，但是她会做，她就是想做，她把自己的标准定的很高，我则没有，我也不能这样，她一直很积极，我就是不同的，就是这样的

治疗师：恩

病人：我更喜欢用我的手，像用我的大脑一样

治疗师：恩

病人：看上去就这样的

治疗师：恩，您是，您形容，您形容自己更像一个，顺从的，对吗？

病人：是的

治疗师：一个喜欢动手做事的人？

病人：是的

治疗师：还有什么？您是怎样的？您不喜欢争吵，您说了

病人：不，完全不喜欢。我喜欢帮助其他人，哦，当可以的时候，我就帮助，这也是我们争吵的焦点

治疗师：恩

病人：我是很顺从的，或说，好的，当人问我什么的时候，好的，我来做，我是，我放映，我在我们那小村里反映电影，我们有一个电影院，只是在自愿的基础上运营的，我是项目负责人，电影放映人。

治疗师：恩

病人：因此有的时候必须换班，或者“这个周六我不行，你代替我吗？”当我一接电话，我

就会直接的说，“好的，我来做”但我不知道，我们要在晚上出去吃饭，或者，我说“好的，我来代替你，没有问题”就挂了电话，接着我看看日程安排，噢，但是已经太晚了。

治疗师：好的，这造成了您和妻子之间的争吵

病人：那将是很剧烈的恶，是的，就是这样

治疗师：是吗

病人：是的

治疗师：您现在处于，您想象这个场景，什么时候您和妻子之间产生了最后一次争吵？

病人：是我来这里的那个周末

治疗师：噢，您能说一下，究竟发生了什么？

病人：我们每三周放映一次，我们有，我们分成三个组，每个组有它的一周。第一、第二第三小组。在我出发的那个周末其实是我们的周末。

治疗师：恩

病人：我们也定好了，好的，我不放映，因为我，要告别，所以我们一起吃什么，我们一起和孩子一起做点什么，好的。但我的一个同事打来了电话，“你能在周五的时候支援一下吗，因为我的工作，我当然想过去……”我说“好的，没有问题”（笑），我还没有放下电话，她就站到了我身后，说“你周五要去哪里？”

治疗师：恩

病人：（笑）这样我就一下子想起来了，但是那已太迟了，接着，我没有那样的想法，去打电话说，“不好意思，我也不行了”接着，她这样做了。

治疗师：接着您的妻子打去了电话

病人：是的

治疗师：接着？

病人：他不能

治疗师：他不能？

病人：是的

治疗师: 因为对您来说一个很难, 拒绝什么?

病人: 是的, 这让我感到很难

治疗师: 之前您的妻子对您说了什么?

病人: 噢, 当然了, “你怎么能做? 为什么, 你不能和我们一起, 和孩子, 我们想吃点什么, 和.....”

治疗师: 她是怎么说的, 很激烈的吗? 那可能是很严厉的吗?

病人: 不是, 其实不是, 不是的, 不是真正的争吵, 但这对我已经是了, 对我只要说半句, 我就明白其余的了, 我已经明白了, 那是什么意思(笑)

治疗师: 您注意到了吗? 您一直笑, 当那是..... (防御)

病人: (鼻音) 是的, 我一直都这样的

治疗师: 关于激烈的事情的时候,

病人: 是的

治疗师: 关于挑衅的事情,

病人: 恩

治疗师: 您是这样的平易近人的, 您是?

病人: 是的。是, 是的

治疗师: 宁愿去笑?

病人: 是, 当人不是很了解我的时候, 就会发生误会了

治疗师: 是

.....

治疗师: 它对您真的很难, 变得挑衅一些?

病人: 是的, 是的

治疗师: 其实还是有例外的, 您对你的岳父, 您想对他缄默, 关于这样的关于死的, 还有其他人吗, 您可以好斗的? 变得愤怒?

病人：没有了

治疗师：只有岳父？

是的

治疗师：当孩子让您感到很为难，和您的妻子也是，您的妻子有很大的权威，也不？

病人：是的

治疗师：在生活上？

病人：是的

治疗师：这对您也是很难，对其他的朋友，对您，有的时候也为难一下，去拒绝，或者.....

病人：是的

治疗师：或者一点点的攻击，如此的？

病人：我有的时候也会，但是真的很难

治疗师：恩，您想过，这与您的不适有什么关系吗？

病人：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

治疗师：因为人很累，因此人也就不挑衅了，也不需要人挑衅了。

病人：为什么人要好斗？

治疗师：很好的问题，这有可能带给您什么呐？

病人：我想象不出来，当我对别人说了我过后会后悔的话，那我真正的，有了，对此有了问题

治疗师：哦

病人：哦，因此我想，“你真蠢，为什么你对我说了其实不是那些意思的话。但是它就这样出来了”

治疗师：因为您会很激烈的，当您.....

病人：是的

治疗师：您说过什么很严厉的？

病人：严厉？是的

治疗师：噢，之后您有了罪恶感？

病人：是的

治疗师：恩

病人：接着说了不是本意的话，噢，我想，我不是唯一的

治疗师：恩

病人：有更多这样的人，我感觉到

治疗师：是的，问题是，假如有个中间地带，在很猛烈和立即死寂和完全的老好人之间，不是有一个过度地带，可以以积极的方式来进行挑衅吗？

病人：我一直尝试积极看待所有的，我只看到了急刹车，当必须那样的时候……

治疗师：恩

病人：当那真的不能有其他的时候

治疗师：恩，在一定程度上，好像是这样的，像是缄默一样，您把您的很多矛盾，很多其他人也有的，您不让他们靠近，您对所有的都缄默了，是的，但您也变得很累，负担很重。

病人：……一部分可以这么看，是的

治疗师：您的问题很好，它带给我什么，当我与别人争论的时候？这带给您什么？很（含糊的说）这也更让人很疲劳，那是很不舒服的，人必须有经受罪恶感，这给您带来了什么？

病人：当人能表达自己，人不想打别人的头，或者打伤，这样看来，我也不想别人这样的对我。我想和所有人像我希望得到的那样的交往。假如我现在大吵，随便什么，我不喜欢这样，当其他人这样对我的时候。

治疗师：恩

病人：哦，这是我的想法，使得，我希望我能得到我所给的。您理解吗？

治疗师：但您又很快的回到了完全的负面，您又说到了大喊大叫。是的，在很激烈的挑衅，其实它是关于您的，举个例子，有人周五晚上打来电话，您可能对他说，“不好意思，这样

不行，您必须自己来照看，如你今天的职责，你不能靠我，”就是这样，这也是一种挑衅，但是对您来说，立即是激烈的、特别负面的事情，只要谈及挑衅的时候。

病人：是的

治疗师：您给了我一个提示，您在军队的时候变好了，因为您能表达自己，您说了，对吗？

病人：是的

治疗师：还有什么其他的吗？我们还能看看，表达什么

病人：每次离开家

治疗师：是的，您说了

病人：恩，我们曾有10到12个同事一起的办公室，这显然让我感觉很好，就是，我指，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按照自己的想法，晚上在外面，做游戏，所有的就是..... 并不仅仅是军队让我喜欢，我曾经在大厅里面工作，就是很好、很美的，没有太多的事情去做，它就是、就是军队的感觉。

治疗师：恩

病人：这很像是私人的（笑）私人的公司，这让我感到开心

治疗师：什么，重新说一下，什么使您感到高兴？

病人：我喜欢和不同人打交道，看起来很多不同的类型，性格。

治疗师：主要是男人，或者军队，是吗？

病人：是的，不对，在我们那里已经有女人了

治疗师：哦

病人：.....但也是半个男人了（笑），不过绝对是女人，.不对，我对男人很快就能理解的，这样看来。

治疗师：恩

病人：我一直觉的很有趣，与不同的同事一些交流，关于.....

治疗师：交流？

病人：关于事情或者.....

治疗师：恩，也有矛盾的时候吗？

病人：没有，其实只有很少的时候

治疗师：但您形容这是很积极的交流，男人的，男人之间的交际，和.....

病人：对的

治疗师：坦率的？

病人：是的

治疗师：并且.....

病人：或者晚上在酒吧里，或者一起去看电影，或者就是简单的一些，或者也胡闹一些，在城里兜兜风，或者.....

治疗师：您很愿意这样做？

病人：是的

治疗师：您现在也知道，为了您其实，其实您还需要什么，更多的什么，对您更好一些。

病人：我有，在我内心我有时间为我自己，我有它，我曾享受它。

治疗师：恩

病人：我不认为，我现在还需要.....或者.....

治疗师：问题是，什么能够把您带出疲劳和那种很费力的感觉，和没有情趣的感觉，和失去活力的感觉。什么能够带您出来？目前好的，有这样的一些线索，您也知道，什么能让您好起来，为什么而工作，会使您变好。但对我来说重点是，您一生都觉得自己是受害者。这让您感觉很难，成为一点点“凶手”，（解释）因为，只要有一点挑衅，人就会成为了“凶手”。

病人：我现在觉得，您看到了一些黑与白。

治疗师：是的.....它是那么的明显，对吗？

病人：（笑）是的，很清楚

治疗师：肯定什么不是这样的？

病人：不是，我刚刚想说，您已经，您已经说对了，当看上去这样，必须这样看或是想这样

看,

治疗师: 恩, 但是您不是这样看它的。

病人: 我不认为是黑与白, 不是的

治疗师: 但您允许我现在纠正。

病人: 我觉得不怎么好, 黑与白的去看。

治疗师: 是的, 这看起来使我们之间有了张力, 这是我们之间的就此的争论, 关于这个方面的

病人: (呻吟) 没有, 这只是我们之间的不同的观点

治疗师: 恩, 接着我们就更愿意的缄默了 (转化机制的解释)。

病人: (笑)

治疗师: 就这样的发生了。

病人: 是的

治疗师: 或者我们彼此走到争辩, 它是这样的, 我尝试着使您清楚, 您其实宁愿这样的在生活中走着, 这让我明白了, 为什么, 为什么您这样宁愿缄默不语了, 这个问题对您来说是应验了决定, 我就这样继续的做, 我可能不能走其他的路, 那让我必须有更多的争辩, 也有些更加, 可能变得挑衅, 这样, 我就又有些生气了。

病人: 或者更多的不适

治疗师: 是的, 这是您的问题

病人: 看上去是这样的。

治疗师: 这样您让自己装载更多了

病人: 是的

治疗师: 负罪感

病人: (鼻音) 是的, 也许是一种负罪感, 我, 至今, 只在这里, 我还没有这样的看,

治疗师: 是的, 人不用立即打死一个人, 不用的, 为了是自己负罪, 可能很不同的方式, 我很愿意现在做一个句号了, 因为我们已经超过了时间, 您想问我什么吗? 我落下了什么您认

Interview Prof. Cierpka

为我应该问的吗，什么是重要的，为了让我理解？

病人：没有了，我想。我们找到了张力点。

治疗师：好的，感谢您这次交谈！

病人：很愿意这样的做，我也为这次对话谢谢您。

治疗师：我和您一起出去，好的.....